



小哈桑

(土耳其的故事)

薩·阿里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89
01

小 哈 桑

(土耳其的故事)

[土 耳 其] 薩 · 阿 里 著
魯 · 菲 施等俄譯
磊 然轉譯
姆 · 克 里 雅 奇 柯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С . Али
МАЛЫШ ХАСАН
Детгиз 1952

書號：露0056 28開本 85千字 定價 4,600元

小 哈 桑 （高）

著 者	薩 · 阿	里
俄 譯 者	魯 · 非	施等
譯 者	磊	然
繪 圖 者	姆 · 克 里 雅 奇 柯	
出 版 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印 刷 者	文 明 印 刷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上 海 南 京 西 路 一 號	

1954年3月初版 1954年4月2版 印數 13061--2108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

目錄

薩巴哈京·阿里……………蓋奧爾箕·古里亞一

小哈桑(魯·菲施 俄譯)……………五

出租的房屋(魯·菲施 俄譯)……………一五

鵝(符·馬爾格維拉施威里 俄譯)……………三

卡車(符·波波夫 俄譯)……………二六

「小風輪，五個庫魯施買一個！」(符·馬爾格維拉施威里 俄譯)……………三

狗(符·波波夫 俄譯)……………六

溝渠(葉·加耳彼麗娜 俄譯)……………六

瀝青路(爾·菲施 俄譯)……………五

演講(爾·菲施 俄譯)……………六

嗓音(爾·菲施 俄譯)……………六

瞌睡(符·馬爾格維拉施威里 俄譯)……………八

樹林的悲劇(恩·瓦西列夫 俄譯)……………九

敵人(葉·加耳彼麗娜 俄譯)……………九

一個水手的故事(阿·費陀索夫 俄譯)……………一三

幸福的狗(爾·菲施 俄譯)……………一九

薩巴哈京·阿里

薩巴哈京·阿里，這是一個在現代土耳其受人愛戴，可是又被人憎恨的人的名字。

愛他的人，是他筆下所寫的、得到他真心同情和祝福的那些人。薩巴哈京·阿里愛普通的土耳其人——沒有權利的、受壓迫的、夢想着過好日子的人。

憎恨薩巴哈京·阿里的人，是所有過去和現在都靠着普通老百姓生活、慣於靠人民的苦難發財、把自己的祖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憎恨和平與民主的那些人。

這本小書祇是薩巴哈京·阿里的文學遺產的一部分。讀了這本書，就足夠了解，土耳其的統治階級爲什麼這樣痛恨作者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土耳其的黑暗勢力爲什麼要燒他的書了。



薩巴哈京·阿里寫的是悲慘的事物。一點令人愉快的、討好無聊讀者的東西他都寫不出。這是可以瞭解的。因爲薩巴哈京·阿里寫的是土耳其勞動人民的痛苦命運，寫的是他們痛苦的、餓肚子的日常生活。

「我的靈魂裏燃燒着一個願望：要講一些令人愉快、高興、快樂的事情。」薩巴哈京·阿里這樣寫。

但是作爲一個正直的公民和大藝術家，他寫不出高興和快樂的東西來。眼看資本家和地主們在壓迫人民，弄得他們極端絕望，怎麼還能寫出高興和快樂的東西來呢！眼看千百萬人民在受苦難，怎麼還能想出高興和快樂的事情來呢！

創作了那些真實而悲痛的小說以後，被兇手殺害了的薩巴哈京·阿里把描寫高興快樂的事物的工作，彷彿委托給他那些爲祖國的獨立而鬥爭的同胞了。他相信人民的事業是會勝利的，他相信光明會戰勝黑暗，他相信土耳其人民會爭取到本身的自由、幸福與和平。

薩巴哈京·阿里是一位作家，同時又是一位真正的公民。作爲一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他出來保護受壓迫的人，同情饑餓和沒有權利的人。

他在報刊上發表言論向人民呼籲。作家在報上發表文章，號召要和蘇聯友好、要向美帝國主義作鬥爭，他大聲疾呼，反對土耳其軍隊受美國軍閥利用。作家表現出生活的本來面目，用藝術語言的武器爲自己人民的事業服務。爲了這一切，出賣本國利益和成爲美國獨佔資本家直接代理人的土耳其政府，就殘酷地迫害他。

薩巴哈京·阿里不顧一切威脅和迫害，繼續進行創作。他用高度的技巧描繪出現代土耳其陰暗的畫面。你去讀一讀鵝、樹林的悲劇和其他的小說吧。在它們裏面，講述了可怕的真相和偉大人類的痛苦。

每個人都知道，在大人生活得不好的地方，孩子們生活得也不會好，窮人家的孩子們——在土耳其窮人很多——跟大人們同樣挨餓受凍。他們跟大人一樣覺得非常痛苦，這種情形

現在甚至更壞了。

作者有一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小男孩哈桑。哈桑成天幹些什麼呢？他跟許多鄉下孩子一樣，賣攪了水的酸牛奶——阿依藍。他要幫助母親，要照顧弟弟們。一杯阿依藍祇值極少極少的錢，但是連這一點錢哈桑也常常掙不到，只好空着手回家去。路上有一羣餓狼伺候着他，於是孩子就像他的成千成萬的同胞一樣，把命送掉了。

在出租的房屋那篇小說裏面，作者沉痛地講到對待孩子們的慘無人道的態度。一個小男孩費勁地攆着他攆不動的東西，偶然打碎了兩瓶酒，人家就不付錢給他，把他趕走。對待他的態度是沒有心肝的、粗暴的，好像對待一條狗一樣。「孩子沒有動……他疼得走不動了。僕人的眼睛盯着窗口望着，粗暴地推了他一下。孩子仆跌在地上，還是緊緊地抓着自己的籃子。」

土耳其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幸的，他們受壓制，過着牛馬似的生活——薩巴哈京·阿里得出這樣的結論，他的讀者也跟他一同得出這樣的結論。

天才的語言藝術家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殘酷真相，就是這樣。

同時他在小說裏還寫出，土耳其人民不願意再忍受那種貧困的生活了，他們高聲反對不公平的現象。

在樹林的悲劇裏和一個水手的故事裏，我們看到人們從言語轉向行動。保衛自己的樹林，不讓它被人搶光的農民們拿起了棍子。但是一個村子的力量還太薄弱，不夠抵抗奴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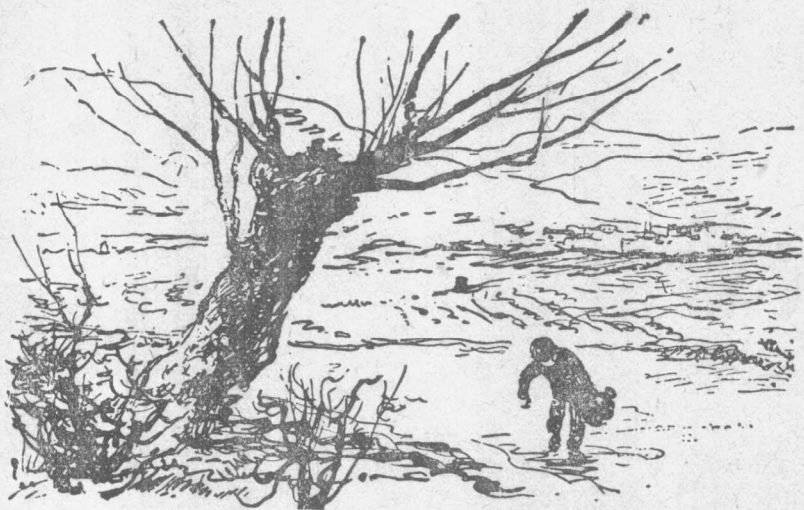
在一個水手的故事裏的水手們能夠逼着船長滿足他們的要求。雖然，爲了這件事他們全部被解僱。然而水手們却懂得了很多，並且得到了一個堅決的結論。「要是他祇給我們吃豆，我們就不工作。」他們學會了保衛自己的權利。

在幸福的狗裏，作者描述了在有錢的主人家裏養尊處優的一條狗。「假如我全體的同胞能夠享受到這幸福的小狗所享受的十分之一，那我就答應你們，我再也不寫一個悲慘的故事了，」薩巴哈京·阿里沉痛地說。

於是作家英勇地繼續着他的事業，創作出悲慘的故事來。他一面描繪出生活的真實情景，一面咒詛那給幾十萬人民帶來滅亡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點也就是土耳其統治者不能寬恕他的原因。

有一天——這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四月裏——薩巴哈京·阿里失蹤了。作家的朋友們開始焦急起來。他們尋找了很長一個時期，却毫無結果。過了一年之後，纔偶然發現，薩巴哈京·阿里是被惡毒地謀害了。他被謀害，是因為他敢於出來保護勞動人民，反對新的戰爭販子——美帝國主義。

薩巴哈京·阿里在創作力正旺盛的時候犧牲了——他還不到四十歲。他本來還可以寫出許多的好書。但是主要的工作他已經做到了——給了奴役土耳其人民的法西斯統治者一頓痛罵。



小哈桑

通車站的道路上溶着雪，泥濘一直沒到膝蓋。覆雪的田野被低懸的太陽一照，令人目眩地閃耀着；道路上灰暗而污穢的水窪不時朦朧地閃閃發光。小哈桑赤着腳，穿着一雙大皮靴走着。他右手拿着一把銅壺，走起來很吃力，常常要停下來休息一會。

他拿着那沉重的壺很不方便，所以常常要把一隻鍍鋅的有柄杯放在地上，再把 he 手裏拿的重東西重新拿好。壺裏的阿依藍〔註〕滿到壺口，每一步都撞着孩子的膝蓋，壺柄要從手裏滑出來，壺就不住地要倒翻過來。孩子的靴後跟破成那樣，脚跟正好陷在泥裏。

〔註〕阿依藍是一種攪水的酸奶飲料。

哈桑大約要走兩小時。無論冬天夏天，他每天都得走這一段路，但是今天他覺得這條路特別長。恰好生在半路上的那棵乾枯的小柳樹，在迷霧中隱隱約約地顯露出來了。

小哈桑沒有去注意他周圍看慣的景色。有一條不很闊的小溪橫貫過鹽沼性的盆地。它在高聳的、乾枯的蘆叢中流過，所以要走得很近纔能看見它。用三根木頭在小溪上搭成的小橋搖晃着，似乎馬上就要倒坍了。

不遠的地方，有一所不大的磨坊靠山聳立着。聽不到磨輪的響聲：現在是冬天，磨坊一星期最多開工三天。磨坊前面的三棵柳樹已經凋零了，磨坊彷彿是完全被荒廢了的樣子。

孩子在路上朝前走着。他沒有想到在家裏等他回去的兩個小弟弟，也沒有想到在離村子有四小時路程的小村上做女傭的母親。同樣地，他也沒有想到，他是不是能把阿依藍賣掉。

他的頭腦裏只有一個念頭：還要順着這條路走回家去。於是他沉重地呼吸着，好像是哭了很久似的。他用緊握着杯子的手背擦擦鼻子；然後朝前面看了一下，發覺車站已經近了。

陰沉沉的車站孤零零地矗立在兩面被禿山環繞着的盆地中間。車站周圍有幾株光禿禿的刺槐，格外給了它一種淒涼的景象，這整個的建築物彷彿是偶然被投擲在盆地裏的一堆石頭。

郵車一天到車站來兩次。過了幾分鐘，它好像驚奇自己怎麼會停在這樣荒涼的地方似的，拉起響着快樂音符的汽笛，又往前去了。

哈桑走近圍着木柵的車站，稍微休息了一會，然後溜進車站的門。

在車站和鐵道中間，有兩個農民坐在背包上。一個穿軍裝大衣的憲兵瑟縮着，倚着牆。除了他們之外，車站上一個人也沒有。在那些大站上，當火車來的時候，總是擠滿了賣水果、賣汽水和賣烤羊肉的小販。至於這裏呢，只有在夏天有幾個近郊農民帶着紫葡萄、瓜類和西瓜前來，使車站上有些生氣。到了冬天，除掉小哈桑和一個每隔兩三天到車站來一次賣冬梨的又老又癩腿的農民之外，什麼人也不在這裏露面。當火車駛近的時候，站長滿面不高興地從他的辦公室裏走出來。等送走了火車，他馬上又隱藏到他的辦公室裏去了，他在那裏面已經有十年工夫整天搞着一隻無線電收音機，還沒有失去要使它說話的希望。

今天車站上沒有那個賣梨的農民。哈桑把他的壺放在潮溼的砂地上，開始沉思地望着鐵軌。每天火車頭不知從哪裏載來幾百個人，然後又沿着這長長的、長得無盡頭的軌道，不知把他們載往哪裏去，只是留下一些黑色的油斑。

尖銳的汽笛聲把哈桑嚇了一跳。這是火車通知大家它來了。火車頭把車輛拖向車站，正好停在黑色的斑點上面。孩子好像被開動了的機器似的，抓起壺和杯子就沿着車輛旁邊奔跑。他仔細打量着窗口，一面不住地叫喊着：「阿依藍！阿依藍！又新鮮、又好吃的阿依藍！」夏天他喊：「冷的，像冰一樣！」但是現在在這樣寒冷的天氣，連提到阿依藍都會覺得發冷，所以連朝孩子這邊看的人都沒有。

火車全部的窗幾乎都關着。在幾扇打開的窗口，站着穿羊毛上衣、用指甲花染了頭髮的婦人。孩子盯着他們看，努力要在窗玻璃裏面，看出會喝他那錫杯裏的阿依藍的人——有點

兒錢的農民、手藝人、休假的兵士和一切口渴的人們。他沿着火車從一頭跑到另一頭已經跑了三次。奶壺的尖邊撞痛孩子的瘦腿。他痛得微微地苦着臉，繼續喊着：

「阿依藍！又新鮮、又好吃的阿依藍！」

只要能賣掉四杯，哪怕是四杯也好！他就可以賣到十個披亞斯脫〔註一〕。那時候就可以買一點黑麵包。突然之間，好像是被閃電一照似地，他彷彿看見了家裏的兩個餓得沒有氣力的弟弟怎樣焦急地等待他回去。於是他又繼續喊：

「又新鮮、又好吃的阿依藍！……新鮮的！」

母親在別人家裏做女傭，每星期回家一次，待上幾小時。她帶回來幾個薄餅、一點葱，有時還帶來一點別克密斯〔註二〕。但是對於三個饑餓的胃，這連兩天都不夠。至於其餘的時候呢，養活兩個小兄弟的擔子就整個兒壓在哈桑身上。一個孩子兩歲，另外一個五歲。這是兩個患佝僂病的、瘦弱的孩子，他們能做的，就是有什麼吃什麼。每天哈桑必須把阿依藍藏在天花板和牆壁中間的凹洞裏，不讓弟弟們拿到——在那裏他們是拿不到的。而每天到車站去的時候，他總是擔心他不在家，弟弟們會把跟他們住在一個房間裏的那隻老母羊弄死，牠

〔註一〕披亞斯脫是土耳其的輔幣，一披亞斯脫等於一里拉的百分之一。

〔註二〕別克密斯是熬得像蜜那樣濃的葡萄汁。

跟他們一樣，也是挨着餓。

不知有多少次，他晚上總是挾着一個小麵包回家！有多少次，他把阿依藍倒進陶土鉢的時候，恐怖地發覺，那硬得像黏土一樣的麵包，已經一點也不剩了！那時他就喝一鉢阿依藍，也不去管肚子的微痛（他已經餓慣了），就跟弟弟們並排躺在一張舊皮上，把一條破破爛爛的、滿是油污的被子拉起來蓋上。

但是使他恐怖的倒不是弟弟的肚子——它們像井一樣，是永遠填不滿的，無論碰到什麼都吞嚥下去。使他恐怖的是當他空手回家時，這些虛弱生物的發光的、充滿憎恨的、盯着他看的大眼睛。他一回想到這種情形，毛髮就都豎起來了。因此他馬上直着嗓子喊：

「阿依藍！……阿依藍！……」

三等車裏有一節車廂放下了窗子。從窗裏伸出一個長頸的頭來：

「喂，倒一杯來！」

孩子用戰抖的手把杯子遞過去。那人一直不放下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稀薄的阿依藍從他的鬚髭上滴在無領的襯衫上。後來他又說：

「再來一杯！」

喝完阿依藍，他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個值十披亞斯脫的硬幣，扔給孩子。

「找五披亞斯脫！」

「我沒有，」哈桑回答了，又朝四面望了一下。

周圍除掉站長之外，一個人也沒有。飄着小雪，站長把頭縮起來站着，等火車開走。孩子放下奶壺，跑到他面前把硬幣遞給他說：

「大爺，換給我兩個五披亞斯脫吧！」

站長不屑回答他，轉過身去，敲了一陣鐘。窗內的人用手招着孩子，說：

「喂，過來！」

哈桑跑到窗前。

「把錢拿過來！」

孩子立刻把錢交了給他。

火車緩慢地蠕動了。窗內的人把錢放進背心口袋，帶着無可奈何的神氣說：

「怎麼辦呢？我沒有，沒有五披亞斯脫！」

車廂已經離開哈桑有五六步遠了。那人從窗口探身出來，喊道：

「喂，孩子，只好對不住你啦！」

孩子用莫明其妙的眼睛看着迅速遠去的火車。透過車輪的響聲他又聽見：

「只好對不住你啦！」

孩子咕嚕了一句什麼話，然後拿起奶壺，朝車站走去。他在那裏倚着給他擋住風雪的牆壁坐下來。

雪下得更大了。但是哈桑不能空手回去，他決定等晚班火車。

他搓了搓凍得發硬的手，又搔了搔頭。他的頭髮剪得高低不平；母親是用剪羊毛的剪刀給他剪的。他的淡藍色眼睛被風吹得流眼淚，睫毛上有膿。

哈桑就這樣坐到黃昏。他偶然站起來，用手搓搓膝蓋。然後他再坐下來，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打着盹。想心事和夢想什麼都不能使他得到一點快樂，所以這樣打盹對他倒是一種休息。好幾次他想起母親。他彷彿看見了她的哭喪着的臉。這使他對這婦人體驗到一種異樣的憐憫感覺，她爲了一點少得可憐的麵包，被逼着離開了自己的三個孩子，在別人的村子裏拚命地工作。他可憐她，大概還因爲他要經常對弟弟們盡做母親的責任。當那可憐婦人回家的時候，這兩個饑餓的生物也用同樣的、充滿憎恨的目光迎接她。她用帶來的小麥做了沒有油的麥糊，然後努力把家裏稍微整理一下。她在家待到天黑，有時一句話不說又走了。哈桑從來沒有聽她說起父親，根本也沒有說起過某一個親屬。

老實說，從他有記憶以來，他就沒有想到這一些。他的全部生活似乎就是在車站上賣阿依藍和養活兩個弟弟。因此只有一個可怕的念頭折磨着他：萬一有一天母親回到家裏，躺了幾天，不用別人幫助，在陣痛中又生下一個嬰孩，過了十天八天，把嬰孩留給他，又去工作了，那可怎麼辦呢？那時候他又得養活這個不請自來的客人了。

生活一天比一天難起來，哈桑靠着那隻老母羊，被迫單獨進行這個絕望的爲生活的鬥爭，可是這隻老羊的奶也是一天比一天減少。白天有空的時候，他去牧羊；要是下雪，他在溪邊拔了短短的枯草帶回來餵牠。

夏天情形稍微好些。早晨他從家裏出去的時候，天氣還十分涼爽。他來到車站並不感覺累，並且立刻就把手裏的阿依藍賣光。口袋裏的錢叮噹地響着，他想到他現在可以很輕鬆地回家，就覺得很高興。假如他早晨不能把阿依藍統統賣掉，他就等候晚班火車，但是有很多時候，到中午他的奶壺就已經空了：阿依藍被到車站來的農民們買光了。

晚班車三點半到站，所以夏天哈桑趕得及天還不黑就回到村子裏。可是像今天，在火車到站前半小時，嚇人的黑暗就已經降臨了。他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將要多麼冷、多麼可怕，就不由得戰抖起來，已經打算要回去了，但是這時候站長從他的辦公室裏走了出來，孩子懂得，火車馬上就要到了。

火車在站上停的時候非常短。

「阿依藍，新鮮的阿依藍！」哈桑喊道。

他一邊沿着火車跑，一邊注視着關閉的窗。在模糊的玻璃後面閃過模糊不清的人影。雪吹到嘴裏，潮溼的砂子在大皮靴底下吱吱地響。

等火車窗子射在地上的亮光方塊在水窪上跳着去遠的時候，孩子拿起奶壺，走出車站回家去了。他還沒有習慣黑暗，雪又迷住了他的眼睛。每走一步，銅壺裏的阿依藍都怪聲地汨汨響。孩子被徹骨的溼氣逼得發抖。他什麼也不想，什麼也感覺不到，只是往前走，憑本能猜測着路途。隨着他深入盆地的程度，在壺裏阿依藍的汨汨聲和皮靴的格格聲之外，又加上了其他的聲音：遠遠有什麼野獸在嗥叫。

他心裏一害怕，就開始戰抖得格外厲害了。他拚命要快些走，但是他的腿發軟。銅壺撞在他冷得麻木的腿上撞得很痛。他怕黑，怕把雪刮到臉上來的風，怕沒到他膝部的泥濘和傳到他耳鼓裏的狼叫聲。他忘記了饑餓，忘記了疲倦，忘記了他瘦弱的弟弟們的惡狠狠的眼睛。他只想快點到家，躲在被爐灶裏微燃着的煤所照亮的了房間角落。但願能到家，躲開這無邊無際的黑暗，躲開這嗚叫聲……

他的靴子陷到了泥濘裏，他就繼續赤着腳奔跑，奶壺也擺動起來了。阿依藍潑潑在他的臉上，潑溼了衣服，流了滿地。這孩子恐怖得牙齒打戰，他的喉嚨裏衝出了恐懼的呼聲。

這時他已經走過了長在半路上的那株枯柳。他圓睜着流膿的眼睛，朝黑暗中望着，好像要用自己的目光把黑暗鑽一個孔似的。可是什麼也看不出。到了夜裏，甚至於天氣好也差不多要一直走近村子纔能發覺村子裏微弱的燈火，所以孩子覺得他永遠跑不到家了。他像一頭被人追逐的、明知道逃不掉死亡的野獸那樣，被一種怪誕的、無邊的恐怖控制着。他把銅壺跟杯子朝黑暗中一扔，盡力喊叫着，繼續往前奔跑，一面放開嗓子大喊着，但是他的喊叫聲在黑暗中消失了。

有時在這喊叫聲裏可以聽到：「媽媽，媽媽……」，有時卻只能聽到：「啊，啊……」，啊，啊……，啊，啊，啊。」

羣狼的叫聲一會兒消失在雪地裏，一會兒在前面十分近的地方又很清楚地聽到。哈桑實在一點氣力也沒有了。恐怖像一堵密不通風的牆從四面八方包圍着他。每走一步，稀薄的泥